



欲把他乡作故乡

□阿蒲 文/摄

站在滨港路的观景台上，咸湿的海风依旧带着熟悉的气息。目光掠过鳞次栉比的高楼，落在远处码头上随波晃动的蟹笼，那些被尼龙线编织的童年记忆，便顺着掌纹里的老茧，在时光里清晰地铺展开来。作为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新居民之一，她的故事，要从2000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说起……

我姓房，老家安徽阜阳。2000年夏天，12岁的我第一次踏上沈家门的土地，跟着收破烂的父母住进荷外的出租屋。那时的滨港路还没有高楼林立，一些空地上摆满了老乡们打蟹笼的竹架，尼龙线在指间翻飞的沙沙声，成了我对这座海岛最初的记忆。

在打蟹笼的作坊里，我是年纪最小的“童工”。蟹笼分两种：八爪鱼笼要用粗绳密缠，指腹磨出血泡是常事；螃蟹笼虽用细绳，却讲究“扎口子”的巧劲——口子紧了蟹会逃，紧了蟹不进，全靠指尖那股子拿捏的准头。每天从凌晨4点到傍晚7点，十四五个小时弓着腰缠线，换来的是比扫马路还高的收入：当环卫工人每月挣300元时，我这个小学没毕业的丫头，靠双手能攒下四五百元。

作坊里的老乡们来自安徽、江西、四川，大多和我父母一样，在千禧年初背着蛇皮袋闯海岛。男人出海捕鱼，女人留守打蟹笼，孩子们在作坊里跑着长大。蟹笼有十多道工序：剪网、穿绳、扎口、缠结、缝底……常常是三代人齐上阵——老人穿网片，中年妇女缠主体，年轻人扎笼口，叮叮当当的工具声里，织就的不仅是捕蟹的器具，更是外来者在海岛扎根的第一张网。

16岁那年，我放下蟹笼，走进“顺风大酒店”。不会写“紫竹林”啤酒的名字，照着酒瓶描红的窘迫；凌晨3点收工后，踩着月光走回荷外出租屋的疲惫；给客人点菜时，努力听懂舟山话“阿要加碗海鲜面”的笨拙。那时的沈家门还没有那么多高楼，夜排档的霓虹刚亮起，我们这些新舟山人，正用擦桌子的抹布、端盘子的双手，努力创造自我价值。

后来结婚生子，在夜排档点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。疫情期间，排档停摆，我重操旧业打蟹笼，发现当年的老乡们大多已离开：有人攒钱开了小卖部，有人跟着丈夫去了渔船上，还有人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后，自己进了海鲜

加工厂。如今沈家门的蟹笼作坊只剩我一家，母亲来帮忙时总念叨：“以前十个口子好缠，现在网袋改成五眼，线更难绕了。”

2016年在老家买房的决定，成了我心里一道未愈的疤。同样的钱，若在沈家门贷款，或许就能让孩子读上更好的学校。但抱怨归抱怨，我们这代人清楚：能从农村走进城市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像蟹笼扎口般的死磕。老公在饭店后厨熬了二十年，从打荷工到主厨；我在夜排档记住了几十种海鲜的舟山叫法；孩子们在当地希望小学学会了说“阿拉舟山”，却在升初中时为户籍发愁……

如今走在滨港路，当年的打蟹笼作坊早已变成海景民宿。但每当看到码头上渔民搬运蟹笼，我仍能一眼分辨出“螃蟹笼”和“八爪鱼笼”的区别。我们没有“敢打敢拼”的传奇，只是千万个踏实劳动的新居民之一：住着出租屋，却把孩子的校服洗得干干净净；算着房贷车贷，却在台风天跟着社区去码头帮忙搬物资；盼着攒够首付，却也清楚这座海岛给了我们谋生的机会，我们也在用双手，为它织就更繁华的明天。

记忆的深海里，飘荡着无数个“我”：是离开时老家村口的槐树，是初到时沈家门咸湿的海风，是打蟹笼时指尖的老茧，是饭店菜单上学会的汉字，是夜排档里听懂的舟山话，更是把他乡当故乡的勇气。我们或许永远成不了“厉害”的人，但我们知道，幸福不仅仅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而是用双手编织生活时，就像当年打蟹笼的夏天，阳光穿过尼龙线的缝隙，在地上投下的，是属于奋斗者的清晰的影子。

后记：像小房这样背井离乡来舟山创业生活的外来人员，他们早已把他乡变成了故乡：他们的孩子在海边长大，他们的口音里混着咸湿的海风，户口本上的住址写成了“舟山普陀”；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，既编织着蟹笼，也编织着这座城市的烟火人间。对于这些把舟山当作第二故乡的人来说，故乡或许是皖北平原的麦田，是川蜀山间的竹林，但此刻脚下的土地，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编织中，长成了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经纬。就像蟹笼网眼漏下的海水终将汇入大海，他们的汗水与笑泪，也早已融进了舟山的潮起潮落，成为这座渔港永远鲜活的注脚。

更年期与青春期

□任佩飞

有时候想，自己是快到更年期了吗？

暑假第2天，女儿兴冲冲地拿着薯片跑过来，说给我吃，一不小心，薯片掉地上了，碎渣加薯片一地狼藉。内心不断提醒自己，不要发火，不要发火，孩子是不小心，昨晚她还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。”我压压火，说了句“真烦”，就扭头干自己的事情了。

女儿坐在薯片旁边，小心地问我：“妈妈你吃吗？”我没吭声，内心想平复一下。女儿继续说：“妈妈你不吃，我吃了哦。”我继续不响。女儿拿着薯片盒子交我手上，怯怯地说：“妈妈，大的给你吃。”我还是不吭声。

女儿继续坐在地板上，嘟哝了一句：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，心在渐渐地破碎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这算冷暴力了吧，于是深呼吸了一下，转头看了一下地板。女儿都收拾干净了。

我突然转头看女儿，这个小不点，马上读六年级了，已经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了，也快进入青春期了，她也知道妈妈是什么样的性格，因为在她面前，我一直做得很真实，她知道我会在什么情况下发脾气。但我今天累了，没有发脾气，就是单纯的不想说话。

我对女儿说：“妈妈为什么会发脾气，你知道吗？当妈妈一天班上下来，回来看到你的袜子又乱扔在沙发上，看到你的书没有归位，看到吃完的一堆零食垃圾袋堆在桌子上。我说了很多遍，你一直没放在心上，捡一粒芝麻很简单，但满地的芝麻让人捡会崩溃。”我指着地上的一双袜子，“这双袜子放在地上多少天了，你是没看见，还是不想收拾？如果我不收拾，就一直放在这里了吗？”

女儿不吭声，跑过来捡起袜子。

我最近一直想着，我生女儿晚，女儿的青春期差不多要到我的更年期，到时母女间的矛盾冲突会不会加剧？孩子爸也说到时候可能会“火星撞地球”。女儿其实挺懂事的，也关心我。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有独生子女特有的性格，就是比较自我随性，经常不收拾东西。

她跑过来看看我，又跑到她的小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生气了，你要请我吃烤串串。”

我突然哈哈笑，好的呀。每个孩子都有脾气，都会不小心犯错；每个妈妈也都有性格，孩子也不是说打就打。优秀的亲子关系不是说没有一点矛盾，家里的事情其实多是一些琐碎、细小的事情。我要学会尊重孩子，但也不能让自己生闷气，说不定会得结节。很多时候，在我们家，就没有一顿烤串不能解决的事情。

我问女儿，如果妈妈到更年期，你青春期的时候怎么办？女儿顺口就回：“凉拌炒鸡蛋，好吃又好看，来个烤串串，就好了呀。”

哈，在女儿心中，亲子关系就是这么简单。

